

组毒女警魂穿异世，惊才绝艳，
轻笑间掀起血雨腥风！

潇湘书院顶级大神

宁儿

倾情奉献最惊心动魄的
古言大作

谋算人心，角逐权势，
倾尽天下，只为与你
执手相看此生繁华！

一纸婚约，藏尽阴谋，
素手轻翻定乾坤！
一段情缘，马蹄铮铮，
逐鹿天下为红颜！

隐秘番外+唯美海报
精致书签+主题曲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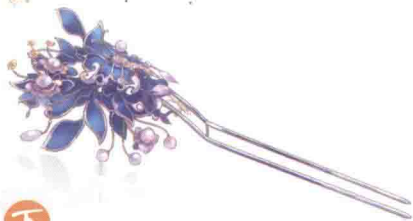
超值典藏

隆重推荐
天下归元，月出云，西子情
莫言殇，潇湘冬儿，浅绿

懦弱褪去，锋芒微露，
素手轻翻，化解阴谋！
烽烟四起，战乱不断，
如画江山，谁主沉浮？

宁儿◎著

Blue Wang Jia



楚王妃

下

读纪
BY READING ERA
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楚王妃

Chū 宁儿◎著
Wang Fei

下



9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前世今生	1
第 一 章 大殿退婚	3
第 二 章 初回相府	9
第 三 章 整治管家	16
第 四 章 一手遮天	23
第 五 章 辅国公府	34
第 六 章 姨娘有喜	40
第 七 章 一波三折	44
第 八 章 色鬼挡道	50
第 九 章 求助侯府	55
第 十 章 忠心侍主	59
第 十 一 章 各怀心思	65
第 十 二 章 严惩不贷	69
第 十 三 章 巧遇贵人	73
第 十 四 章 尽数吐出	81
第 十 五 章 夺回嫁妆	89
第 十 六 章 四大家族	100
第 十 七 章 害人之心	110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八章	一展厨艺	121
第十九章	风波连起	132
第二十章	寺庙祈福	144
第二十一章	夜探香闺	155
第二十二章	堪比皇家	167
第二十三章	诗曲应景	174
第二十四章	湖水沁心	186
第二十五章	无法无天	198
第二十六章	各显神通	208
第二十七章	太妃召见	217
第二十八章	宫闹失火	225
第二十九章	心思不纯	234
第三十章	落井下石	241
第三十一章	叛国通敌	251
第三十二章	三司会审	261



目录_下

C O N T E N T S

第三十三章	联手抗敌	275
第三十四章	解药何在	284
第三十五章	定情玉簪	292
第三十六章	千钧一发	301
第三十七章	辰王被罚	312
第三十八章	收买人心	319
第三十九章	濒临绝望	331
第四十章	从天而降	347
第四十一章	两国和谈	353
第四十二章	带病上阵	365
第四十三章	请旨赐婚	375
第四十四章	一生一世	387
第四十五章	苏青难产	393
第四十六章	当年之谜	401
第四十七章	不眠之夜	41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十八章	苏青下场	420
第四十九章	梦容经商	429
第五十章	报应不爽	434
第五十一章	齐聚相府	448
第五十二章	瘟疫蔓延	460
第五十三章	科举考试	471
第五十四章	春闹提前	481
第五十五章	谁人放火	490
第五十六章	相府被查	497
第五十七章	栽赃陷害	512
第五十八章	辰王逼婚	525
第五十九章	千里归来	532
第六十章	花落谁家	543
独家番外		556

CHU WANG FEI

第三十三章 联手抗敌



米嬷嬷带着迎夏匆匆走进内室。云千梦见两人风尘仆仆的样子，便知是急着赶回来的，立即放下手中的书籍看向二人。

“奴婢见过小姐。”

“嬷嬷，如何？映秋是否能解那毒？”云千梦紧张地盯着面前的两人。

米嬷嬷闻言笑了笑，立即回道：“映秋说此毒并不难解。只是，解药中有一味药材却是极其珍贵，西楚怕是找不到。”

云千梦听米嬷嬷说第一句话，心头一喜，可听完所有的话秀眉却蹙了起来。

“映秋可有提到那一味药材的名字、特征？咱们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相信一定能够找到解药。”

“回小姐的话，那一味药材名叫斛葛。具体形状如何，因为西楚没有此药材，奴婢也并不知道。只不过几年前，奴婢随容贤太妃以及容公子去普国庵，伺候容公子喝茶时，无意间听公子提到九玄师太似乎偶然间得到了一小盒珍贵的斛葛。”迎夏肯定道。

云千梦合上手中的书籍，嘴角带着一抹浅笑，眼中熠熠生辉，语气中却多了一丝凝重，“既然如此，马上备车，去普国庵。”

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向普国庵疾驰而去。

马车驰过，顿时尘土飞扬。由于车速过快，云千梦与迎夏连忙扶好车中的扶手。

“小姐，似乎有人跟踪咱们。”马车驶出城门后半盏茶的时间，元冬的声音透过车帘传进车内。

“加速！”云千梦冷静地吩咐道，自己与迎夏紧紧地抓住扶手。

“小姐，普国庵到了。”一路狂奔，就连进入山中，元冬也不敢减慢车速，直至马车停在普国庵的山门下，这才跳下马车扶着云千梦出来。三人还未踏上石阶，身后便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云千梦回头，却见楚飞扬策马而来，身后竟没有带半个近身侍卫。

楚飞扬见她安然无恙，眼底的担忧才渐渐地散去，勒紧缰绳停了下来，一个飞身已下了马背。他快步走到云千梦面前，看到她发丝虽凌乱却也还算整齐，心中的焦急这才尽数散去，笑道：“云小姐是给侯爷祈福的吗？”

云千梦见他如此问，便知楚飞扬定是知道了什么，只是以保万一却没有说实话，而是顺着楚飞扬的话道：“舅舅昏迷不醒，辅国公府内众人又不能出府，也只有臣女此时较为自由，便替老太君她们上山来拜一拜菩萨，希望能够保佑辅国公府一切顺畅。”

见她说得如此认真严肃，楚飞扬也不拆穿，径自踏上石阶缓缓道：“既然如此，那云小姐的心思与本相倒是相似，都是为至亲之人祈福。”

云千梦见他如此说，那已经到口的道别的话一下说不出来了，想着九玄师太的斛葛，便只能硬着头皮跟在楚飞扬身后踏上石阶。

四人刚踏进普国庵的大殿，就见九玄师太站在殿内吩咐众弟子事宜。云千梦与楚飞扬便候在一旁。

九玄师太早已发现了楚飞扬与云千梦的到来，简洁地吩咐了事情之后，便走向两人。见他们二人一个浅笑晏晏、一个冷静自若，九玄师太淡然道：“两位施主，许久不见。”

云千梦见九玄师太主动与自己寒暄，便稳下心神，浅笑道：“千梦见过师太，师太可安好？”

“庵内一切都好。不知二位今日前来是拜佛还是求签？”九玄冷淡道，随即招手让一名弟子前来，打算让她领着云千梦与楚飞扬前去拜佛。

“多谢师太！只不过，千梦今日前来，既不拜佛也不求签，是有要事想与师太商量。”看着那小尼姑邀请的手势，云千梦轻轻地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那便请云施主与贫尼前往后院吧。”她一脸平静地把云千梦带入后院的厢房。

楚飞扬却在她们离开后走进大殿，从另一边的入口处走进后院。

“施主有何事？”九玄生活起居向来不假他人之手，此刻把云千梦带入她的禅房，竟亲手煮了一壶去年积下的雪水。随后拿出小盒中保存的茶叶，细长的手指轻捏了几根放在那白釉茶盏之中，然后倒上滚烫的雪水冲洗了一遍，复又倒满一杯，这才递给云千梦。

云千梦接过那精致名贵的茶盏，却也看出九玄师太是一个对生活品质要求极高之人，心中便更为谨慎，免得说错了话求不到那斛葛。

九玄观察着云千梦的动作，见她轻吹热气，随后轻抿一口茶水，细细回味后才道：“师太的茶果真醇香满齿，让人回味无穷。今日前来有求于师太，但若是让师太为难，还请不要怪千梦唐突。”

九玄师太见云千梦竟如此豁达，心中不禁对这个小女孩刮目相看，温和道：“施主过奖了。”

云千梦放下茶盏，抬起明亮的双目，认真道：“师太连喝茶都如此讲究，所用之物皆是上乘，想必其他物件亦是人间珍宝。”

九玄师太见她话中有话，却也不急着反问，只是悠闲地抿了一口茶，道：“听施主此言，难道是来普国庵求物件的？可普国庵是佛门清净之地，一切用度均与凡尘截然不同，想必贫尼帮不了小姐。”

云千梦见她还未听自己所说什么物便已拒绝，心头不由紧张起来，可面上依旧浅笑，继续游说着九玄师太，“师太遁入空门，素有普度众生之名。小女此次所求的，不过是救人之物，还请师太成全。”

九玄听着云千梦的解释，又知最近辅国公府发生的一切，心中便隐隐知晓云千梦所求的怕是药草一类的东西。

而普天之下，珍奇的药草均在皇宫之中。皇宫唯一没有的，怕只有自己手上那盒斛葛吧。

思绪转到这里，九玄已全然明白，只是……

“施主乃名门闺秀，又是当今太后的亲外甥女，若是施主缺少救命的东西，何不去求太后？”九玄搁下手中的茶盏，冷淡道。

云千梦一看她的神色，便知这九玄师太定是猜出自己所要何物。

自己贸然开口讨要如此珍贵的药材确实不妥，只是，若宫中有这一味药材，太后早已让人送进辅国公府，自己又何必冒险跑这一趟。

“师太，药材本就是救命之用。再珍贵，若是不能物尽其用，怕也只是个普通之物。千梦心知今日前来十分冒昧，只是请师太体谅千梦救人心切的心情，望师太能够成全。”云千梦眉头紧锁，眼中盈盈有波光闪动，神情真切，让人不得不软下心来。

就连向来不问世事、不沾红尘，不会为任何事而动摇心绪的九玄师太，心中也不由得微微一叹，随即说出实情：“施主有所不知，你求的那一味药材，早在一个半月前便失窃了。贫尼命人找遍了整座普国庵，也未找到。所以今日不是贫尼不帮忙，只是有心无力。还请施主回去另想他法吧。”

说着，九玄师太便站起身打开厢房的木门。

云千梦见九玄师太如此说来，心头大震，又知九玄没有欺瞒自己的必要，便起身朝九玄师太福了福身踏出厢房。

“云施主。”九玄师太叫住云千梦。

“师太有何指示？”云千梦心知九玄师太绝不是多话之人，此刻叫住自己，怕是事情有所转机，立即转身看向她。

“海王府内珍贵药材遍地都是。”九玄师太却只是提点了这么一句，便关上了房门。

海王府？

云千梦心头一紧，上次自己落水一事已与海恬结怨。

况且，海王府本想与辅国公府结为姻亲，此次辅国公府出事之后，海王府便再也不提此事，怕是对方也在避嫌。

此时若是让海王府拿出珍贵的药材救曲凌傲的性命，老谋深算的海王也未必会答应，抑或他会趁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样一来，辅国公府岂不要受制于人？

云千梦款步走在厢房错落的院落之中，心思全然放在这件事上，却忽略了自身的安全。

直到一阵凌厉的掌风向她背后劈过来，云千梦这才警惕起来，一个闪身略显狼狈地避开了偷袭。随即她出其不意地一个侧踢，竟让那偷袭之人来不及躲闪，被踹中了胸口。那人一个踉跄往后直直退去，双手捂着胸口，疼得说不出话来。

“放箭！”一个冷酷的声音传来。云千梦趁着那偷袭之人捂胸不语之时，闪

到那人身后，拔下头上的金簪抵在那人的脖颈处，冷声道：“谁敢放箭，我让他现在就断气。”

“停！”一声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方才隐在四周的人纷纷现出身形来，而那出声的人见自家主子竟被人挟持，不禁担忧起来。

“云千梦，你居然敢挟持我！”那被金簪尖端抵住喉咙的男子怒吼道。

云千梦这才从声音中认出此人，不是那日闯皇宫的刺客又是谁？

云千梦露出一抹冷血无情的笑容，冷声道：“凭什么不敢？就凭你也敢在背后偷袭我？”

难怪那日会被乌大人所伤，这三脚猫的功夫，连她一个小女子都对付不了，还敢出来混。

当然，这人还拖累自己当日差点被辰王坏了名声，云千梦自然不会放过他。只见她手中的金簪已刺进刺客的肌肤，那白皙的脖颈上缓缓流下一道血迹来，吓得刺客的同伴不敢轻举妄动。

“都是废物吗？居然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给我放箭，射死她。”想起那日在青楼所受的屈辱，此刻又被这个小女人给挟持，刺客一时间恼羞成怒，大声吼道。

瞬间，那原本对准云千梦的弓箭手倒下了，只留二十几名拿剑的侍卫紧张地望向四周。

“把人给我！”楚飞扬突然出现在云千梦身侧。见她挟持着刺客，心中虽佩服云千梦的勇气，可这等男女近距离的接触却让楚飞扬突然出手抢过刺客，右手两指轻松地掐着刺客的脖颈，让他动弹不得。

“楚飞扬，你别以为你今日能够逃掉！我身边这么多人，而你一个人还要带着几个小女子，怕是插翅难飞！”那刺客被楚飞扬挟持着，口气却依旧狂妄。

“那又如何？只要抓住你一个，就算面对千军万马，本相也是稳操胜券。都给本相退后十丈。”楚飞扬依旧是一副闲散的模样，只是那掐住刺客脖颈间动脉的两指却微微用力，吓得那刺客的手下立即听从楚飞扬的命令往后退了十丈。

云千梦手上没有了负担，把金簪在刺客的身上擦了擦，重新插回发间，冷漠地立于一旁。

“这样才算听话。放心，本相既然能放了你一次，便能够放你第二次。不过，上一次是本相欠你的人情，这一次则轮到你欠本相的人情了。这份人情，你

可想好怎么去还？”楚飞扬满意地看着敌人的反应，随即轻声问道，却气得那刺客浑身发抖，双目狠狠地瞪向云千梦。

云千梦无辜地耸耸肩，气死人不偿命地说道：“你技不如人，又何必迁怒旁人？”

“还？能为我做事是你的荣幸，竟还敢贪图回报。你们西楚人都是如此贪得无厌吗？”即便此时如此狼狈，那刺客却依旧狂傲。

云千梦在听到他的话后猛地看向刺客，方才别在发间的金簪再一次抵向他的咽喉，冷声道：“说，辅国公府此番发生的事情，与你们有没有关系？”

那刺客不想云千梦又拿金簪抵着自己的咽喉，又听闻云千梦话中的意思，居然冷笑一声，狂妄道：“小小的辅国公府，我还不至于放在眼中，用得着费心思去陷害吗？但我也容不得被你们这样诬陷，北齐不会就这么算了，定会让你们付出血的代价！”

那刺客说得大义凛然，云千梦心中却未必全然相信，簪子继续抵着他的咽喉，水眸微微眯起，狠狠道：“既然与你无关，那你为何要闯入皇宫？那么多出宫的马车，为何偏偏要藏入我的马车中，害得相府被人搜了个遍不说，还拖累得侯爷被刺？既然你说得如此不屑一顾，那就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北齐虽强悍，但西楚也并非无人。若真如你所说会让我们付出血的代价，怕是西楚也不会存活这么多年了。十皇子是不是太过天真，以为仅凭你一个人，北齐的皇帝就会挥师西楚，如此岂不显得北齐皇帝行事太轻率？他又拿什么与西楚的百万大军相抗衡？”楚飞扬见云千梦动怒，便也顺着她的话说道。

那刺客原本便因为云千梦的话而心中忐忑不安，此时听楚飞扬这话，面色顿时变得苍白，双唇竟哆嗦着不知该如何回话。

只不过，既然楚飞扬点明了他的身份，他自然不能失了皇子应有的尊贵与体面。面对两人的轮番心理轰炸，那十皇子高傲地挺起胸膛，不屑道：“既然西楚如此厉害，为何会派那曲长卿秘密进入边关调查北齐的用兵状况？若你们不是忌惮北齐，又何必多此一举？现在你们朝中发生钩心斗角之事，还妄想把这罪名赖在我们头上，可真是小人行径，让人不屑。”

“哼！说到小人行径，十皇子怕是不遑多让吧。躲在官家闺秀的马车中，又岂是大丈夫所为？偷袭弱质女流，又岂是一个皇子应有的德行？少拿冠冕堂皇



的话来诱哄我们。我朝即便强大，也容不得旁人在自己身边小动作不断。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这个道理相信十皇子比任何人都懂。既然迟早会与北齐兵戎相见，倒不如把你们的野心掐死于摇篮中，免得酿成大祸，连累西楚百姓受战火侵袭。”云千梦向来伶牙俐齿，虽然楚飞扬揭穿这北齐十皇子的身份时，让云千梦心中惊讶不已。可想起以往种种，便对这十皇子的身份有了一定的了解，见他如今如此狼狈竟还狂妄不已，云千梦出口的话便越发犀利。

她的话刚出口，便见方才还满面冷笑不屑的十皇子立刻变了脸色，死死地盯着云千梦，仿若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子，把国家大事、生死存亡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却又戳准了人的软肋，不管是言语还是行动上，都与那楚飞扬配合得天衣无缝。

“哼！只怕还轮不到我们北齐动手，你们西楚便会四分五裂。”他毕竟是北齐的皇子，自幼生活在皇宫之中，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傲气与洞察力。这么长时间潜伏在西楚，早已看出此时的玉乾帝身边已经是危机四伏，怕是等不到北齐动手，西楚那些个心思不轨的重臣便会先向玉乾帝下手吧。

“皇子并非西楚皇朝之人，又岂能明白西楚的情况？即便你在西楚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看到的或许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难道你就不怕你看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西楚君臣合演的一场戏吗？”楚飞扬两指轻松地掐着十皇子的脖颈，双目却盯着云千梦，嘴角露出一抹淡笑。

果真，楚飞扬的话让那十皇子一时间陷入沉思之中。而云千梦却收回金簪，擦拭干净后别在发间，与楚飞扬对视一眼，笑道：“十皇子在皇宫犯下的罪，怕是五马分尸也不为过。今儿个若是把你交给皇上处置，怕是辅国公府的冤情也会得以洗刷。倒也省得我们再去寻找真相，十皇子可是最好的替罪羔羊。”

那十皇子一听云千梦的话，心头顿时一急，冲云千梦嚷嚷：“本皇子做过的事决不会抵赖，但没有做过的，你休想诬赖在我的头上。想不到你一个闺中女子，心肠却如此歹毒。难怪江沐辰要休了你……”

他的话还未说完，声音便戛然而止。

楚飞扬眼中射出冰冷无情的目光，两指间已是用上了三分力道，那十皇子面色铁青，一看便知呼吸不畅。

他感受到身后源源不断传来的冷意与杀气，心中竟涌起一抹恐惧，脑中顿时想起皇宫中的太子哥哥，只觉这楚飞扬虽面带笑容，但狠心程度怕是与太子不相

上下。

只不过太子素来疼爱自己这个与他一母同胞的兄弟，而楚飞扬作为敌国重臣却不会对他格外开恩。

对于楚飞扬突如其来的怒意，云千梦心中有些明了却又不敢确定，便转开目光，看向那十皇子，“那又如何？若女子此生只为男子而活，这样的人生，我宁愿不要。我想，对于一个行尸走肉只会依附自己而活的女子，十皇子也不会喜欢吧。不过，瞧着十皇子这样乖张的脾性，怕是很难得到女子的喜爱。也难怪你如此暴戾，怕是自小便担忧将来娶不到媳妇吧。”

尽管那十皇子呼吸不畅、胸口郁结，可云千梦方才那席话却正中他的软肋，硬是扭着脖子瞪向云千梦，恨不能用眼神杀死面前这个笑靥如花却口舌狠毒的女人。

“十皇子真不愧是随太子一起长大的，口舌甚毒。只是本相虽喜欢与口舌伶俐之人交谈，却十分不喜你动不动便拿女子当作挡箭牌的举动。如今有两条路让十皇子选：一条就是现在便死在本相手中；另一条，便是替本相去北齐找来替北齐皇族制作腰牌之人。”楚飞扬见云千梦目光移开，紧抿的唇角重新勾起浅笑。半晌听不到那十皇子的回复，他竟自问自答道：“什么？十皇子竟宁愿选择一死也不愿为西楚效劳，既然如此，那本相便成全了十皇子。”

楚飞扬两指猛然用力，转眼间，那十皇子已面色铁青，吓得侍卫不假思索道：“手下留情！”

“他可是西楚的敌人，本相断没有放走敌人的理由。”楚飞扬继续掐着十皇子的脖颈，虽然力道上已有放松，却巧妙得让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听着楚飞扬与侍卫谈着条件。

“只要不伤及我们皇子的性命，我等定会找来那工匠！”那侍卫看了眼十皇子，沉吟片刻终究还是答应了楚飞扬的条件。

“饭桶！你们是想被株连九族吗？楚飞扬有了那工匠，怕是能刻出无数腰牌，届时西楚的人混进北齐皇宫还不是轻而易举，你们是想让北齐灭国吗？一群蠢货，贪生怕死之辈！”这时，不知是不是楚飞扬故意松开了手，那十皇子顾不得喘气呼吸，竟立即朝那侍卫大骂道，面色赤红恨不能剥了那侍卫的皮。

只不过，他刚嚣张完，脖子却又被楚飞扬掐住。云千梦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暴怒的模样，浅笑道：“如此说来，十皇子是宁死不屈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只能

把十皇子交给皇上，让皇上发落吧，相信皇上一定会给十皇子一个满意的死法。只可惜，十皇子遗落了腰牌，又被有心之人给利用来陷害辅国公府。如今十皇子身上没有腰牌为证，倒是能够洗刷辅国公府的冤屈。但您可就成了那歹毒之人的牺牲品，死得如此不明不白，真是可怜啊！”

从方才楚飞扬的话语中，云千梦已听出了事情的始末。

对于辅国公府而言，只消找到一个能够制作腰牌之人，让他出面指证曾有别人找他制作腰牌，或许便能证明曲长卿的清白。

只是，让云千梦不解的是，既然抓住了十皇子，楚飞扬却不直接把他交给玉乾帝。有这样的人在西楚作为质子，相信北齐以后也不敢在边境轻举妄动。为何楚飞扬要舍近求远呢？

那十皇子被云千梦的话一堵，面上竟有些犹豫，低头重新开始思索。

工匠的作用与自己这个皇子的作用，孰轻孰重，十皇子的心中还是明白的。

工匠制作的只是死的东西，而自己这个皇子若是被西楚握在手中，那日后北齐岂不是要受制于西楚？这样等于是连累了北齐，让太子哥哥的大业受到重创。

想通了这里面的一切，十皇子抬起头来，目光冰冷地射向云千梦，而脖颈间那微凉的手指更是提醒自己此刻已是俎上鱼肉，已容不得他有所选择了。

“既然十皇子已经做了决定，那十日后，你们就带着工匠来京都楚王府换人。记着，本相只给你们十日期限，否则时间一到，你们的主子可就是西楚的质子了，届时看你们如何向陵孝帝交代！”说完，楚飞扬便点了十皇子周身的穴道，递给云千梦一个眼色，让她跟在自己身旁，挟持着十皇子往外走去。

那些侍卫显然不死心，有些悄悄地潜入草木中想出其不意地救回自家皇子。楚飞扬看在眼里，笑在心里，“楚王府固若金汤，本相劝你们还是乖乖地去办事！只要事情办妥，本相是不会亏待你们主子的！”

楚飞扬冷眼扫向一旁的灌木丛，那躲闪在里面的侍卫只觉一阵冷芒扫过，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CHU WANG FEI

第三十四章 解药何在

云千梦向候在殿中的迎夏、元冬点头，一路顺利地出了普国庵的大门。三人飞快地上了马车。楚飞扬从马儿腰间挂着的包裹中拿出一条牛皮制成的绳子，把十皇子五花大绑之后丢进马车。自己随后跳上马车，驾着车子往城里奔去。

“云千梦，别以为有楚飞扬撑腰，你就可以肆意妄为！”没有了楚飞扬的武功要挟，十皇子又变得目中无人。

加上刚才被楚飞扬与云千梦同时威胁逼迫，他心中更是积了一肚子的怒气，眼中跳跃着两簇火苗，即便被绑着手脚，嘴上却丝毫不饶人。

只是，他似乎忘记了，他最先是在云千梦手中吃亏的。

云千梦那一脚正踢中他一个半月前受伤的部位，让他瞬间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而楚飞扬不过是顺手卡住了他的脖子而已。

只不过，方才被楚飞扬掐久了，倒是让他一时间忘记了云千梦的厉害，又把面前这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闺阁千金，当作是那等被人吓唬一下便会眼泪汪汪的无能之辈。

云千梦自是理解他的心情，只不过，理解归理解，断没有自己被人羞辱，她还要忍耐的说法。

云千梦俯视着被楚飞扬丢在车厢里的狼狈男子，忽而抬起一脚狠狠地踩在他的胸口上，冷笑道：“十皇子，技不如人便要认输。你堂堂男子汉，怎就如此多话又没有服输的勇气呢？难道你忘记了我方才那一脚可是踹得你连话都说不出

来？若你忘记了方才的感觉，我不介意带你重温一回。”

那十皇子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此时又仰面躺在马车内，被云千梦一个小女人踩着胸膛，倍感耻辱，面色顿时涨得通红，眼中红得似乎要滴出血来，不禁发狠道：“我定会回来报今日之仇，一雪前耻！云千梦，你给本皇子洗干净脖子，本皇子定会要了你的小命……咳咳咳……”

话还没说完，云千梦脚上的力道加重，挤压得他的胸口一阵胀气，猛地咳嗽了起来。

耳边却响起云千梦清冷的声音，“你且留着这条命，再来寻仇吧！”

那十皇子抬起眸子，却见云千梦面色冷如玄铁，目光森冷阴寒，周身被一股寒气所围绕，竟让他想起方才楚飞扬给自己的感觉，心头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只是，想让他臣服于一个小丫头，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只见那十皇子干脆闭上双目来个装死，免得睁眼便看到云千梦那张脸添堵。

迎夏与元冬守在云千梦身侧，虽不知方才在普国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方才听这男子口出狂言，两人心中顿时不悦。她们本想出手教训这男子，可她家小姐的举动更是让两人瞠目结舌，心中却也暗暗叫好，便也任由云千梦惩治坏人，反正这马车里也没有外人会发现她家小姐较为“凶悍”的一面。

只是，想起方才九玄师太对自己说的话，云千梦便失去了与这十皇子口舌相斗的心情。

一时之间，云千梦心中竟有些惆怅，只觉朝廷上的事情真是瞬息万变，前一刻还想与辅国公府结为儿女亲家，下一刻却巴不得离得远远的，生怕受到牵连。

“喂，云千梦！我有话问你！”车内一度陷入沉寂，那十皇子不知怎的竟又睁开双目，声音不似方才那般躁怒，反而多了一抹无奈，只是口气却是一如既往的狂傲，以为这西楚的子民亦是他北齐的百姓。

云千梦见他到哪里都讲究排场气势，冷淡地反问：“哦？你是在求本小姐吗？”

那十皇子恨不能咬断舌头，心中不禁暗骂自己没事找事，干吗非要问这么一个凶巴巴的臭丫头。

半晌，他又忍不住开口，“那海王府的海恬，是不是西楚第一美女？”

云千梦闻言看向十皇子，心中揣测着他话中的意思，浅笑道：“海恬郡主倾国倾城，又负有才名，是咱们西楚最有名的绝色佳人。听你这么一问，难道是慕